

※ 學林誌傳 ※

亦圃齋《詩經》學記

徐偉軒*

一、朱守亮先生學經歷

朱守亮先生（以下多直以先生稱之），民國十四年（1925）生¹，山東濟寧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碩士，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第一期肄業，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自號「亦圃齋主人」²；主要研究領域為《詩經》、《論語》、《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其《詩經》學研究，被夏傳才先生認為是一九七〇年代起，致力於傳承傳統《詩經》學的臺灣學者之一³。代表著作

本文原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年11月9日主辦之「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六次學術研討會，原題為〈朱守亮先生《詩經》研究述要〉。本文撰寫期間，蒙朱守亮先生本人與戴璉璋先生、車行健先生等師長賜正。後又得研討會主持人范麗梅教授指教，以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匿名審查人具體而深入的修改建議，本人獲益良多，感荷無任，用申謝悃。

* 徐偉軒，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兼任講師。

¹ 根據朱守亮先生回憶錄《回首來時路》與個人說明，因早期戶籍資料問題，以往各級學校與各出版品之介紹，常有記載為民國18年（1929）生者，斯皆非是。參朱守亮：《回首來時路》（臺北：知識系統出版公司，2010年），頁7-8。

² 據先生自撰，並由曹愉生教授篆書裝裱之〈亦圃齋之所以命名〉所言：「吾家於指南山麓有年矣，陋室側隙地，所體勢時存，無不順其天、致其性，使其碩茂蚤實，壽且孳也。日涉成趣，亦深可學圃於此矣，故名之曰亦圃齋。」此「亦圃齋」之命名由來也。

³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中談到臺灣《詩經》研究言：「臺灣的傳統文化研究在20世紀後期有良好的客觀條件：弘揚並傳承民族優良文化傳統曾是朝野的共識，有政治上和物質上的保證，學者們能夠發揮才智；有出版和發表園地，可以開展百家爭鳴；尤其重要的是有一批學有素養並具有傳承民族文化使命感的老一輩學者，由他們傳承薪火，形成梯隊，使學術事業後繼有人。如胡適、錢穆、傅斯年等等前輩專家，都是對現代詩經學有貢獻的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雖然他們晚年的治學方向不是詩經學，但仍關心指導《詩經》研究，發表文章或談話。他們倡導尊重傳統而不盲目崇拜，注重實證而科學辨析，要求在搜羅豐富資料的基礎上自由研究，力求有所發明。」

有《詩經評釋》、《韓非子釋評》、《詩經論著目錄》、《論語中之四科十子》等。

先生自幼家貧，然極為勤學，早先受過幾年正式小學教育，至三年級時因日軍侵華，濟寧淪陷，因此轉往私塾學習。爾後，在日軍占領區內成立之高小就讀至畢業；此時為民國三十三年(1944)，先生已十九歲⁴。此後，先生為讀書永別父母親人，冒險突破日軍封鎖線，前往後方報考當時之流亡學校，後考取國立第二十二中學。二十二中畢業（實為解散）後，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隨國民政府來臺⁵，考取師大（當時為師範學院）國文系，同班者有戴璉璋、李鏊、朱維煥、張學波等。民國四十四年(1955)大學畢業後，即往新竹中學任教。民國四十八年(1959)，考取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同榜錄取者有陳新雄、周何等。兩年後以熊公哲教授指導之碩士論文《列子辨偽》取得碩士學位，自民國五十年(1961)開始在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專任教職。民國五十八年(1969)，政大中文系成立博士班；因第一期之規定：就讀者不可具本職。先生好學，毅然辭去政大教授職務，攻讀博士，彼時同班者有羅宗濤、應裕康等。後因被不肖分子倒會，積蓄一空，為生活計，乃自博士班肄業，於民國六十年(1971)重任教授。此後一直在政大中文系專任，期間亦曾赴韓國成均館大學任交換教授⁶。至民國八十一年(1992)，又至東吳大學專任，民國八十六年(1997)退休，任教期間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並曾指導十數篇學位論文⁷。

先生少時貧苦，又遭逢戰亂，求學時間甚長，然先生極勤奮，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觀，自言屈萬里先生與王叔岷先生俱曾以「極為用功」誇之。先生之學，以治

他們提倡的學風和學術規範，成為臺灣傳統文化研究的主流。屈萬里、林尹、高明、何定生、王靜芝、潘重規、王禮卿等都是 20-40 年代進入現代詩經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他們繼續活躍在臺灣 50-60 年代的論壇，擔任碩士、博士生指導教授。70 年代起有裴普賢、糜文開、龍宇純、張以仁、程元敏、賴炎元、陳新雄、余培林、左松超、趙制陽、朱守亮等；80 年代起有林慶彰、文幸福、季旭昇、莊雅州、竺家寧、張寶三等；90 年代以後有蔣秋華、林葉連、陳文采、丁亞傑，楊晉龍、侯美珍等等一批年輕博士，傳統學風延續至今。」見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 362-363。

⁴ 朱守亮：《回首來時路》，頁 26-30。

⁵ 朱守亮先生自撰〈朱守亮學經歷與著作〉（未刊）中，簡述讀二十二中至來臺的過程，參文末附錄。

⁶ 據先生遊記〈南韓行〉（未刊）中所述，乃於 1987 年與成均館大學交換：「在校任教一年，於系所主授中國文章習作、昭明文選、中國詩歌特講等。任系內授課班導師，亦為臺灣留學韓國學生會指導教授。」

⁷ 先生學經歷與指導學位論文，俱見文末附錄。

《詩經》、《論語》、《韓非子》、《墨子》、《呂氏春秋》、《列子》等著稱，跨儒、墨、法、雜諸家。曾出版數本專書著作，如：《詩經評釋》、《韓非子釋評》、《論語中之四科十子》等，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先生好讀書寫作，文言與白話作品俱甚夥；晚年尚出版回憶錄《回首來時路》與日記集《心靈深處》等。現以九秩晉三高齡，猶不懈整理一生出國旅遊所見所聞之遊記心得手稿，欲名之曰《旅遊偶得》。

先生治學成果頗豐，而綜觀先生歷年之學術論文著作，或可略以民國七十年代為界，七十年以前發表者，多以《呂氏春秋》與墨家、法家之論文作品為主；關於《呂氏春秋》之論文，如：〈《呂氏春秋》與法家關係之研究緒論〉、〈《呂氏春秋》中之孔子〉、〈《呂氏春秋》導讀〉、〈《呂氏春秋》與先秦顯學緒論〉等。關於墨家、法家之論文，則有：〈論墨子節葬短喪〉、〈墨家命名之取義〉、〈以荀卿性惡論觀韓非學說〉、〈法治主義者之重農論〉、〈法治主義者之強兵論〉、〈法治主義者之崇法論〉、〈法治主義者之尚術論〉等等。而七十年代以後，則以《詩經》相關研究為主，此皆見於下文；在此同時，亦著力於韓非之學，有《韓非子釋評》之巨著，並曾發表〈韓非書各編之題義命名主旨及其真偽〉、〈《韓非子》書之讀法〉、〈《韓非子》述評〉等數篇學術論文，其內涵與貢獻本文猶未能詳述。

本文主要介紹朱守亮先生治《詩經》之成果。先生曾長期在政大中文系執教《詩經》課程⁸，浸潤良久，頗有所得，乃用力全注《詩經》，並解析、品評各篇詩意，且曾獲屈萬里先生賜與筆記、手稿、箋批等，助其完成⁹。《詩經評釋》於民國

⁸ 政大中文系《詩經》課程，據車行健教授研究：「『毛詩』在 48 年度《概況》見列於四年級上下 2 學分的必修課，但 49 學年卻改為上下學期 3 學分，50、51、52、54 年俱同。56 學年改為必選，59 年的《概況》改列為上下學期 2 學分的必修課，61 年和 66 年的《概況》所記亦同。授課教師有祁述祖（49、50、51、52、54、56、59、61 學年）、賴炎元（54 學年）。」見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52。可知在政大中文系講授「詩經」（民國 70 年以前多稱為「毛詩」）者，在朱守亮先生之前有賴炎元、祁述祖教授。而根據先生家中所藏歷年學期考試之出題試卷，可確定自民國 62 年開始，先生即接替祁述祖教授講授「詩經」，至民國 86 年（1997）退休，先生之後有章成崧、李癸雲開設「詩經」課程，現在則由車行健教授負責講授。

⁹ 先生於《回首來時路》中即言：「在我寫《詩經評釋》時，向老師〔謹案：屈萬里〕討資料，老師不僅把成書或文章給我，連夾在書中的便條和偶得札記也都給了我。我敢說：老師《詩經釋義》中要增入的資料沒增入，反而出現在我的《詩經評釋》中了。當有人說我：『有創見，有高論。』或『功力不尋常』時，我必點明：『這是屈萬里老師的意見。……』」（頁 185）屈萬里先

七十三年(1984)出版，此後，先生亦多次發表以《詩經》內容為主題之學術論文，如：〈親情無極的〈蓼莪〉詩〉、〈《詩經毛傳》婚期以秋冬為正時之商榷〉、〈讀《詩經·衛風·氓》〉、〈《詩經》中有關農業事宜之探討〉、〈《詩經》中有關婦女問題之探討〉、〈《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關《詩經》部分之比較說明〉、〈高本漢《詩經注釋》解〈周南〉「干」字之再商榷〉等等，另尚有未發表之文章數篇¹⁰。先生之治《詩經》，有其一貫之法門，下文即分別介紹之。

二、朱守亮先生《詩經》研究內容概述與其特質

先生於《詩經》之研究，主要可見於以《詩經評釋》為首的重視詩旨解說、欣賞品評之學，這也是先生用力最勤，成果最豐者。而在《詩經評釋》一書之外，先生亦曾多次發表相關論文，分別可見到如主題式的考辨、分析，或是語法考究、字辭訓解，以及某些議題的綜合考察等，其治《詩》有一貫之法門，本節即簡要介紹之，以呈現先生治《詩》之成果。

(一) 細如毫髮的詩旨辨正

先生說《詩》，首重文獻資料的廣徵博引，雜採眾說，而擇其精當，辨正詩旨，《詩經評釋》之凡例即言：

本書為集解性質，惟是是從，既不專主一家，亦無古今漢宋門戶之見，要以就三百篇本文，以探求其本意旨歸。¹¹

惟是是從，不專主一家，亦無門戶之見，為先生說《詩》之基本立場，而各篇

生賜與先生之《詩經》材料而被引用至《詩經評釋》者，有多少未見於屈先生已出版的《詩經釋義》與《詩經詮釋》等書，還有待詳考。然而先生《詩經評釋》中，對於屈先生說法的徵引與認同，確實到處可見。如〈周南·葛覃〉，即言：「屈萬里先生曰：『此婦人自詠歸寧之詩。由「言告師氏」之語證之，此婦似非平民。』斯言是也。」參朱守亮：《詩經評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44。或〈邶風·終風〉：「屈萬里先生曰：『此亦婦人不得於其夫之詩。』斯言是也。」（頁112）等等。林慶彰先生書評中亦多提到「採用屈翼鵬師說法」之處，所在多有，茲不贅引。見林慶彰：〈評朱守亮《詩經評釋》〉，《漢學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6月），頁363-365。由此可見得屈先生在《詩經》研究、詮釋觀念上對先生的影響。

¹⁰ 以上所提及之朱守亮先生諸論文，其發表情況與年分，俱參附錄。

¹¹ 朱守亮：《詩經評釋》，頁1。

《詩》說之架構為：

各篇篇名之後，先標明篇義。每章畢，標明章旨。另以註釋、解說該章之字句義。每詩後之欣賞品評，則重在語句之剖析，作法之審辨，層次之解說，文字之欣賞，義旨之探究等。¹²

此說《詩》之架構，亦示於〈讀《詩經·衛風·氓》〉中，即：「定其篇義，明其章旨，述其品評，並及其分析。」¹³所謂定其篇義者，羅列前人說法，擇善而從，確定其篇義。明其章旨者，逐章考辨文句，闡發章旨。至於品評者，則亦匯集前人之說，而加以自己的判斷、心得，予以闡發。分析者，則探索詩篇當中所蘊含的其他可供延伸探討之元素；此從詩篇文本上咀嚼玩味之法，是先生一貫善用者。總的來說，先生治《詩》之方法，顯然承繼於經典箋釋之「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傳統，但其對所知之人世、所逆之志，並不多附會穿鑿，而是細玩詩意，擇眾家之善者從之，且亦能提出一己之意見，並強調詩篇所展現之生命情意與現實意義。

說《詩》之實踐，實先生用力最勤，成果最豐者。資料蒐集的功夫，從先生曾編《詩經論著目錄》即可見一斑。而具體說解時，特重詩篇意旨的細辨，林慶彰先生言其辨析篇旨部分即言：

辨正的過程，大抵先列《詩序》、《鄭箋》、《朱傳》和宋代以來各《詩經》學家之說，無法贊同者即列舉理由加以辨正，贊同者則加以申說。各篇之辨正皆細如毫髮，以便求得最正確的詩旨。這是本書最值得稱讚的地方。¹⁴

不論在《詩經評釋》或是其他各篇論文中，皆可見得先生為了求取各篇篇旨與各章章旨，而進行廣徵博引，且又細如毫髮的辨正；此可謂先生一貫之治學方式與態度。

先生治《詩經》多年，在讀解詩篇、闡發詩旨之實踐上，有豐厚的經驗，同時亦對讀《詩經》及讀書研究之法，有相當的體悟。而針對《詩經》解說，先生以盡可能明確篇章旨義為其目標，但因《詩經》詮釋的多元性與後世大量的說《詩》材料，使得詩之意義有太多種可能性與說法。因此若欲達成目標，則需要讀《詩》者戮力於廣博並深入地了解古往今來各種學術理論、文化思想等知識，運用這些知識

¹² 同前註。

¹³ 朱守亮：〈讀《詩經·衛風·氓》〉，《中華學苑》第40期（1990年8月），頁1。

¹⁴ 林慶彰：〈評朱守亮《詩經評釋》〉，頁363。

材料，方能妥善讀解《詩經》。先生在《詩經評釋》中便已述及此：

如何研讀《詩經》？除一般方法導讀所指引者外，則須識源流：辨明其流變沿革，發展途徑，以了解各詩派之所以詮釋不同。明小學：小學不明，則無以通其訓詁注釋，探其詩義詩旨。故字音字義，訓詁詮釋，當有基本認識。證史地：能證史地，則知時代背景及地理環境，此對詩之形成與風格，大有影響。當取證之，以了解詩之本事及特色。考名物：一物之不識，一名之不解，皆足以妨礙讀詩。當考稽之，以明其所以然。窺情致：讀詩在得其旨趣，而窺其情致。否則，雖大加考證辯解，而不得其詩義，以欣賞涵詠之。¹⁵

歸納以「識源流」、「明小學」、「證史地」、「考名物」、「窺情致」等，言簡而意賅。此外，先生又撰〈研讀《詩經》應有認知之一——通古今之變〉一文，專門討論研《詩》的方法與態度，其言：

一個讀書人，假如不知今古之變，瞭解每一時代學術理論，文化思想，技藝特色突顯的歧異情形。想了悉某一問題的演變，甚至某一書各時代所認知、說解與詮釋的不同，是相當難，相當有爭議性的。讀《詩經》之所以困難，所謂今文古文不同，宗派不同，《詩》無達詁等問題，我想就出在這裏。現本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所云：「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特取「通古今之變」以為說而成此文。¹⁶

在此文中，先生從十四個方面來談《詩經》閱讀及研究上應該具備的認識，分別就：一、天授神話；二、學術思想；三、政治詩教；四、宗教信仰；五、人生哲理；六、陶冶性情；七、賦詩見志；八、持家事君；九、風土禮俗；十、戀愛婚姻；十一、詠歌樂舞；十二、美善刺惡；十三、表達方式；十四、其他等十四個面向，說明閱讀《詩經》應具備的知識與能力。而先生所談的這些認知，都是基於輔助《詩經》詮釋實踐的立場而言者。除此之外，先生又認為治學者需要重視現代的研究方法與成果：

除所引文字聲韻訓詁外，並須注意近世更多研究學問的方法。有的從文法、修辭方面入手；有的從論證、考辨方面入手；有的從賞析、品評方面入手；

¹⁵ 朱守亮：《詩經評釋》，頁 36。

¹⁶ 朱守亮：〈研讀《詩經》應有認知之一——通古今之變〉（1995 年 5 月），發表狀況參附錄。本文所據版本，為 2007 年先生自行請打字行繕打者，以下數段引文俱同。

有的從比較、探討方面入手，甚至有的從所謂科學方法的歸納、統計方面入手。這些都對，也都有相當可觀的成就，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用的適當，都可以得到比較接近真是真非的正確研究結果。

又云：

某些問題的解決，是多方面的。運用適切皆可，過或不及都錯。識乎此，太多人囿乎今世之某某方法，排斥前人所有研究成果，而大膽的斷定如何如何，恐怕都有爭議。用甚麼賦、比、興表達方法，採甚麼權威專家觀點，得到的甚麼美刺《詩》教，或甚麼「《詩經》是封建社會官定的對人民的教科書」的結果，恐怕都有問題。瑞典高本漢的權威著作《詩經注釋》對研讀《詩經》貢獻極大；其所以不盡可信者，原因就出在太注重歸納、統計。權威如高本漢者，尚且如此，何況我們？

先生明確提出反對過度重視統計、歸納方法的意見，來自於其詮釋實踐工作的體會；而因此在意義解讀上也較有針對個案探索、分析的傾向。同時，先生也一再強調，學術文化皆有所從出之源頭與長遠的累積，對於經典的解讀，不可輕易忽略前人之說，或貿然追逐新理論、新方法、新名詞、新概念等等；反對動輒以今非古。此外，先生曾撰〈《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簡介〉，旨在針對夏傳才先生擔任《詩經》學會會長時，於一九九三年主辦之「《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之所有論文進行簡介、點評。同時亦有鑑於當時大陸學者因政治情況襲用某哲學理論或方法，而提出尊重學術源流傳統，以歷史的客觀態度尋求學問的本質和解答之意見。凡此皆展現先生治《詩》之嚴謹及仔細的態度¹⁷。

（二）字詞考辨訓釋

先生治《詩》，首重詩旨之辨正，而考釋疑難字詞、訓解名物，即上文所見之「明小學」者，實亦闡明及確定「篇意」、「章旨」之手段，是先生求取詩篇意義過程中一個細心關注之處，先生言：

小學不明，則無以通其訓詁注釋，探其詩義詩旨。故字音字義，訓詁詮釋，

¹⁷ 朱守亮：〈《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簡介〉，《第一屆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4年），頁305-360。

當有基本認識。¹⁸

此確為研經之基本觀念，而先生對於《詩經》文本中某些較有爭議之文辭，也多提出一己之意見與看法，以確定其意見亦是基於對文辭意涵讀解之嚴謹與深入的态度。對字詞的考究與商榷，除散見在《詩經評釋》與各論文外，亦有以此為題之文章，如〈高本漢《詩經注釋》解〈周南〉「干」字之再商榷〉一文¹⁹，旨在針對「干」字，以甲金文為材料，提出反對高本漢認為鄭玄之解釋為誤的意見；是先生第一次撰寫文字學屬性之論文。此後，也曾再寫一篇以文字為主題的考察，即〈由文字窺測古時之搶婚習俗〉²⁰，文中由《易·屯》之爻辭「匪寇，婚媾」所保留的上古搶婚習俗文化片段開始，羅列古文字「及」、「孚」、「敗」、「妥」、「敏」、「奴」、「妻」、「妥」、「取」、「威」等，或與奴役有關、與女性有關、與武力威逼有關等字，分別從其造字意涵談論古代搶婚習俗之可能內容。本文篇幅頗長，資料豐富，然先生本非專治古文字學，取用古文字材料與判斷或稍有可議之處，論述亦頗多想像推測，實亦無可厚非，且更可見先生對於新出土材料的接受與挑戰。雖然先生亦曾自言：「寫得不好，旨在提出問題爾。」惟先生考索古文字，用力費時甚鉅，皆可見其治學之一貫細心；同時亦能基於客觀材料的支持，勇於提出反對前人之說，如〈高本漢《詩經注釋》解〈周南〉「干」字之再商榷〉一文結論中言：

確知干為防禦武器之盾牌，或曰盾，或曰單，字形雖有歧異；然義則為「扞身蔽目」以自衛也。象形，絕非如《說文》所云：「干、犯也，從一，從反入。」會意。²¹

通過新的甲金文材料，先生亦能明辨古書之訛，可見先生在繼承古典治學方法的同時，亦能接受出土文獻之新材料，並勇於自立。不過，先生一生惟此二篇以文字為主題之文章，蓋偶一為之爾。至於其運用之方法，亦與治經類同，文獻徵引繁多、考辨仔細，惟判斷上或有可商榷之處；此亦見於《詩經評釋》一書中，林慶彰先生於該書書評中亦關「注釋中可斟酌者」一節，所指出者，大多為字詞與名物訓釋之

¹⁸ 朱守亮：《詩經評釋》，頁36。

¹⁹ 朱守亮：〈高本漢《詩經注釋》解〈周南〉「干」字之再商榷〉，《第八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997年），頁27-36。

²⁰ 朱守亮：〈由文字窺測古時之搶婚習俗〉，《第七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集刊》（臺北：東吳大學，1996年）。

²¹ 朱守亮：〈高本漢《詩經注釋》解〈周南〉「干」字之再商榷〉，頁31。

問題。林先生之辨說亦多能提出恰當證據，而使訓解通達，即可說明此一現象。惟治學者本難偕能，先生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正是學者本色。

（三）上古社會生活主題

上文可知，先生之以「證史地」、「考名物」作為辨正詩旨工作中的其中一環，為求取一較為明確之詩篇意旨，不可忽略各方面的相關知識、材料。而這些知識與材料除了作為《詩經評釋》中詩篇解說的基礎之外，先生也曾延伸這些相關材料與問題，進行主題式的學術研究，而撰有〈《詩經》中有關農業事宜之探討〉、〈《詩經》中有關婦女問題之探討〉、〈《詩經毛傳》婚期以秋冬為正時之商榷〉等聚焦於農業、婚姻、婦女議題之學術論文。此種基於《詩經》材料進行主題式的分析，與上引從文字看搶婚習俗一文相當類似，實亦基於上述治《詩經》之結構，而首先推衍闡發於〈讀《詩經·衛風·氓》〉。在此文中，先生以〈氓〉詩之內容，觀察出「貿易以有易無」、「婚姻粗具制度」、「男女地位不平等」，以及詩中人物之家庭背景、社會地位、生活方式、主角之情感變化等等。換言之，在先生看來，作為上古材料之《詩經》詩篇，實有許多有利於探測上古社會型態與生活方式之資源。不過，〈讀《詩經·衛風·氓》〉乃針對單一詩篇可供探查者為限，嗣後先生以「農業」、「婦女」、「婚姻」等為主題之論文，則是將《詩經》全文納入材料範圍，綜合論之。

先生於〈《詩經》中有關婦女問題之探討〉一文，申論《詩經》中有關婦女之議題。先生以為，上古時期，諸如婦女地位低下、男尊女卑、聽命父母、屈從丈夫等現象，俱可從《詩經》本文看出，先生具體多引《詩》文以證之。婦女之社會地位，又可藉由其從事家務、祭祀禮儀中之現象觀之，尤其關於「衣食」、「農事」之詩文，皆多方展現婦女所面對之日常工作內容²²。

除以《詩經》本文材料觀察婦女之社會地位與工作外，先生所著力者，在於婦女情感之展現，並按照《詩》文歸納為：1. 婚前：「期會」、「情變」、「堅貞」、「遲婚」、「待嫁」；2. 婚後：「新婚」、「和樂」、「閨怨」、「乖違」、「仳離」、「寡

²² 朱守亮：〈《詩經》中有關婦女問題之探討〉，收入朱守亮、王更生、羅宗濤、鄔昆如等：《中國文學新論》（臺北：新中國出版社，1994年），頁1-25。此文原在第一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該會出版之論文集因篇幅所限，僅選錄此文之第三節。參見《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68-180。

居」等，分別詳引《詩》文以申論之。其所用力，乃基於對《詩經》全書之熟稔，始能將眾多獨立單一之文獻，系統性地歸納陳述。先生對文獻資料之精熟，蒐羅考索所之費功夫，可見一斑。

另一篇〈《詩經》中有關農業事宜之探討〉，與「婦女」一文同，分別以「遵制」、「相土」、「因時」、「耕治」、「種植」、「除害」、「灌溉」、「采獲」、「報賽」、「效獻」、「儲存」、「績織」、「蓄釀」、「其他」等等類目，羅列詩句，呈現《詩經》中所見上古農事生活之情形²³。此外，尚有〈《詩經毛傳》婚期以秋冬為正時說之商榷〉，當中以星辰、草木、禽鳥、詩句與其他材料，通過極詳細的考辨，論證《毛傳》以秋冬為婚期之正時不正確，應以春秋為正時，亦有所當於理²⁴。總的來說，先生無論是以字辭訓解、名物制度或社會生活為主題式的論文，其方法與說解詩篇之「定篇意、明章旨」者，實一以貫之，都是通過大量的文獻材料，進行極為細緻的考辨，委實令人讚佩。

（四）文學性語言與生命經驗的投入

通過上文，我們已可曉知先生說《詩》之時，首重在細辨意旨，而在意旨被正確認識之後，最重要的部分則是欣賞品評，《詩經評釋》凡例首項即言：

本書為使讀者能了悉《詩經》每篇情志旨趣所在，篇章字句之義外，則重在欣賞品評。²⁵

是以，先生擇眾說之善者，而確定指歸之後，乃發而為欣賞品評之文。先生欣賞品評盡量使用文學性語言，以感性的方式說之，此於《詩經評釋》中到處可見，這是先生特別重視《詩經》詩篇中所蘊含的生命情意及其現實意義的表現。而在諸多詩篇中，〈蓼莪〉一詩特別能看到先生將生命經驗投入《詩經》學研究後的深刻體會。先生除了在《詩經評釋》中說解〈蓼莪〉詩外，也曾以之為主題發表數篇論文，將其讀《詩》的體會發揮得淋漓盡致。

先生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與七十八年(1989)發表〈親情無極的〈蓼莪〉詩〉、〈〈蓼莪〉篇的韻腳及其讀法〉兩篇論文，至民國八十九年(2000)，又增修為

²³ 朱守亮：〈《詩經》中有關農業事宜之探討〉，《中華學苑》第43期（1993年3月），頁1-22。

²⁴ 朱守亮：〈《詩經毛傳》婚期以秋冬為正時之商榷〉，《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年），頁569-579。

²⁵ 朱守亮：《詩經評釋》，頁1。

〈讀《詩經·小雅·谷風之什·蓼莪》詩〉，文中先求其文意，論其所感，羅列自《毛傳》、朱熹、嚴粲、方玉潤、魏源以降，至民國程俊英、李辰冬、王靜芝、余培林等諸家說法，而道其篇意曰：

此篇之作者、創作年代、政治背景既不得詳考，退而求其次，姑且假定為西周末年之作品。斯時也，井田已壞，皇族沒落，秩序蕩然，民生疾苦，本詩之作者思親傷情，儼然道出民族心靈，故而自然流露出如此驚天地，泣鬼神，繚繞萬古猶不絕響之孝思哀音。²⁶

「定篇意」然後「明章旨」，先生又以一己之體悟，說解各章詩句，歸結為四點：1. 父母期望未能達到之愧恨；2. 雙親俱亡無怙無恃之危苦；3. 養育親思不及報答之悲傷；4. 他人能之己獨不能之哀痛。基本依此四點順序而論，作為各節章旨。以上架構與內容，皆承襲自《詩經評釋》，然而《評釋》畢竟限於篇幅體例，說解上頗有節制；論文則不然，以白話方式，盡情申說。如文中言：「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曰：

讀〈王風·葛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亦莫我顧」、「亦莫我有」等句。已感因戰亂而流落他鄉乞兒之可哀，又何況是雙親俱亡的孤兒呢？其孤特危苦的情形，就更令人難過了。

又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者，言：

因為未能成龍、成鳳，沒達到父母之所期，大負父母生我辛勤、勞苦之初心，而使父母失望，甚而貽父母羞。

皆改用白話之文學性語言，迴還往復，大加渲染。文章情感沛然，似稍失學術論文之體，文末談「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章尤道：

想想，氣候變了，寒流來了，別人能買件毛衣，買條圍巾，送或寄給父母禦寒。自己不是沒有錢無力買，而是買到這些衣物後，送不出去，寄不出去，那是甚麼心情？！又今父親節、母親節，他人都能買點父母所喜歡的禮物送給父母，而自己卻不能，又是甚麼感覺？

以及結語曰：

人之幸而父母健在者，當然不知此詩悲痛；及「養子方知親恩」，而又「子

²⁶ 參見朱守亮先生〈讀《詩經·小雅·谷風之什·蓼莪》詩〉一文，此文發表情況見附錄；本文所據版本，為先生於2007年7月自行請打字行繕打者。往後數段引文俱同。

欲養而親不待」時，始深知之；但為時已晚，雖長號短泣，三復流涕，亦僅能抱恨終天。於生我養我劬勞的父母，只能哀之又哀，愧恨悲痛、椎心泣血了。

此皆是以散文筆法，談此詩所觸發之親情之思。此中值得指出的，是其說《詩》之方法架構雖本側重欣賞品評，然而於《詩經評釋》出版之後，先生特選此詩，撰述發表，當有其生命經驗影響所在。先生曾私下言，此文第一版講評人為余培林教授，會前茶敘時，兩先生於休息室內討論本文，說至激動處，抱頭痛哭。蓋余教授與先生，皆曾遭逢與父母生離死別，感傷身世，不覺同聲一哭。與先生之生命經驗共讀，可知其所以對〈蓼莪〉篇情有獨鍾，而談之不輟也。

除〈蓼莪〉一詩外，許多情感豐富的詩篇說解亦是，如〈小雅·黃鳥〉，先生案語：「夫民之去其鄉土，離其親戚者，勢不得已也。」²⁷理亦同此。本節特舉〈蓼莪〉一詩，以了解先生說《詩》，除細辨義旨外，因感性之性格，加以自身生命經驗，因而行文生動，情感豐富深刻，亦緊扣篇章內容，未嘗鑿空妄說，誠為先生說《詩》之特色。

以上即將先生《詩經》學研究的成果與內涵做一綜述，而所分類之四點，乃先生治《詩》之進路與成果的簡單歸納。先生治《詩》，主要在詩篇意旨的抉發上下了甚深的功夫，而詩篇意旨的抉發，需要通過理解字詞的正確意義，以及對於上古社會相關知識與材料的認識，方能達致。這樣的方法不能不說是相當具有傳統深度且嚴謹紮實的；而在曉知正確詩旨之後，先生又以文學性的角度，重視詩篇中生命情意的現實意義，在說解上極富情感，而投入一己的生命經驗。可見經典在人性與情感上的永恆價值。先生將自己的生命投入於《詩經》經典文本中，在學術漸趨功利化的現代來說，確實相當難得，亦當為吾人治學、治《詩經》的典範。先生之詮釋實踐成果，皆已見於《詩經評釋》與諸論文，其深入淺出、考證豐富、廣徵博引、詳實賅洽，確乎為吾人閱讀、理解《詩經》所可取徑者之一。而先生在《詩經》學上用力最勤、費時最多者，還是《詩經評釋》一書，對詩篇詮釋實踐之成果也都保留於此書，下文即略述之。

²⁷ 朱守亮：《詩經評釋》，頁 528。

三、朱守亮先生《詩經評釋》述要

上文已將朱守亮先生的《詩經》學研究成果與特質簡述一番，當中《詩經評釋》一書作為先生《詩經》學的代表作，實有必要在本節稍加陳述，以明先生之研《詩》成果。

《詩經評釋》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緒論和十五〈國風〉，下冊為〈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緒論共分二十四小節，包括引言、《詩》之來源、《詩》之名稱、《詩》之正變、《詩序》、《詩譜》、《詩》之價值、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國之《詩經》學、總結等。

詩篇評釋之法，各體詩前皆有簡單導論，而每一首詩，蓋先標明篇義，大多參考先生大學同學張學波《詩經篇旨通考》一書。然後逐章標明章旨，大多採自王靜芝的《詩經通釋》。每章並加以詳盡的注釋，注釋雜採眾說，因文字多有更動，概不注出處。各詩之後有欣賞品評，多採王鴻緒的《詩經傳說彙纂》、龍起濤的《毛詩補正》、裴普賢的《詩經評注讀本》等。最後是作者案語，稱為「守亮案」，「除有所陳述、說明、申辨外，則雜一己讀詩偶得」。由於本書是撮取各家的詮釋、剖析、評論、欣賞等解說於一書，所以稱為《詩經評釋》。林慶彰先生撰〈評朱守亮《詩經評釋》〉一文，論其得失，刊載在《漢學研究》第三卷第一期，文中對朱守亮先生《詩經評釋》一書之體例、說解與得失，都有很細緻而深入的評騭。首先，林慶彰先生於書評中認為一本《詩經》的入門書，應該具備幾個條件，即：

1. 應有導論：敘述《詩經》的作者、作成時代、內容、價值、歷代研究成果、研讀方法等。
2. 立場應客觀：研究《詩經》有漢、宋學和文學派。偏於漢學，則著重文字、訓詁；側重宋學，則忽略小學功夫；長於文學，則善於欣賞品評。一本入門書則應綜合數派之長，而不偏於某一派，或某一家之說。
3. 註解應簡潔扼要：冗長的引文考證，僅能作為學術研究時參考之用，如施之於入門書，徒讓讀者生畏。
4. 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有修正或推翻前人說法，而卒成定論者，應加以採入，好讓讀者建立正確的觀念。²⁸

²⁸ 林慶彰：〈評朱守亮《詩經評釋》〉，頁361。

林先生就當時《詩經》通俗讀本的出版狀況，基於此四點，而認為《詩經評釋》之體例較前人完備：

綜計這三十餘年間出版的重要《詩經》通俗讀本，計有屈翼鵬師的《詩經釋義》、糜文開和裴普賢的《詩經欣賞與研究》、王靜芝的《詩經通識》、馬持盈的《詩經今注今譯》、裴普賢的《詩經評註讀本》，和朱守亮的《詩經評釋》等。……各家注解，以朱守亮教授的《詩經評釋》最晚出，體例也較完備。²⁹

是以《詩經評釋》在體例上乃一後出轉精，臻於完備之作，是一個相當好的入門讀本，且先生文辭古雅優美，情感充沛，頗為可觀。而如上文所言，《詩經評釋》側重在篇旨辨正與欣賞品評，在篇旨辨正上，林慶彰先生以「細如毫髮」稱之，而林先生也肯定其在詩旨判定解說上的貢獻，云：

朱先生對各詩篇之內容，皆能字斟句酌，所以判定詩旨也較前人準確。有正確的詩旨，詩的欣賞才不致流於附會。研究《詩經》者在這種堅實基礎下，必能對詩義有更深一層的闡發。³⁰

能夠準確判定詩旨，來自於嚴謹紮實、細膩深入的考辨。先生對於各家說《詩》之材料，能以較為客觀而有現代意義的眼光進行選擇，並由此探得詩旨與章旨。同時強調，《詩經》中詩篇之文學性與章法結構，將詩篇盡可能地視為一完整而具有嚴謹書寫形式的文本而細玩之；也特別重視詩篇當中生命情意的抉發，以及詩篇特別處之所在。在詩旨辨正上的實際情形，以下略引數例以示。如其說〈甫田〉詩云：

《詩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與詩絲毫無關。《朱傳》云：「戒時人厥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似亦由《詩序》來，無甚新義。傅斯年曰：「丈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屈萬里先生曰：「此蓋喜遠人歸來之詩。」然又與無田甫田，無思遠人句不合。此詩蓋述毋作力不能及之事，以勸慰毋思遠人；否之，則徒勞思念而增憂傷也。³¹

又說〈黍離〉詩曰：

《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²⁹ 同前註，頁 361-362。

³⁰ 同前註，頁 365。

³¹ 朱守亮：《詩經評釋》，頁 286-287。

為禾黍。……」《詩序》之說可從。惟詩中未見有「閔周室顛覆」之意。周為天下所宗，所都皆曰宗周。此宗周即鎬京也。流離老吏，行役而過宗周，見宗廟宮室，荒涼如是。心為之憂，能不搖搖，而如醉如噎乎！³²

又，〈無衣〉詩之案語言：

謝枋得謂秦人欲報戎仇，故踴躍從軍，而無退志。然「王于興師」之王稱秦君，舍周王而弗用，終覺難安。方玉潤謂：「秦人樂為王復仇也。」近之，但未言及行動為憾。實則此詩必為已從軍啟行，乃有斯言也。故解為此秦人勤王從軍之詩也。³³

此節引數則，頗可見先生對於詩之特質與創作背景，以及詩意、詩旨的判定，皆是針對詩篇文本字斟句酌之後，考量傳統之說解，定其取捨；其辨正乃言之有據，且有所當於理。

此外，在欣賞品評上，先生多從章法結構與用字遣詞說解詩篇，如說〈野有死麕〉曰：

細考本章「舒而脫脫」三句，此當是男求愛於女，女心許之，而乃戒其毋魯莽也。胡適謂男子勾引女子之詩，勾引二字拙。詩既言吉士，言玉女，則無禮云云，勾引云云，皆非其旨矣。詩則妙在一誘字，其所以致此者，蓋原於此一誘字。殊不知此詩關鍵，亦在此一誘字。世多知男以麕鹿之獵物誘女，少知女以三事戒止之言語誘男也。循循善誘，得之於此矣。³⁴

又道〈何人斯〉詩云：

五用胡字，四用何字，二用誰字，以疑其辭。而以「彼何人斯」詰之，「誰為此禍」難之，「不入我門」，「不入唁我」反覆責之也。雖冷諷巧諷，深疾痛恨。但語委婉，意含蓄，情真痴，不失忠厚也。³⁵

又，〈民勞〉詩案語言：

又每章首句一亦字，見得民勞已久，將不堪矣！故次句接以汔可字，二字何等感人。然又不敢太過侈望，而下接以小字。曰小康、小休、小息、小憫、小安，其意亦可哀矣。且「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句，卓然名言，非書生所

³² 同前註，頁 206-207。

³³ 同前註，頁 366-367。

³⁴ 同前註，頁 92-93。

³⁵ 同前註，頁 588。

能道。漢武不冠，不敢見汲黯在此也。字句琢練之工，令人心驚魄動。³⁶凡此從章法結構、遣詞用字出發的品評，皆是深味詩意之後，以文學性角度解說之高明處。先生之欣賞品評，頗可使讀者循序漸進，循章細讀，而得詩之指歸，並及其教化，亦不失現實意義，詩之教也正正在此。

先生於政大開設「詩經」課程二十餘年，其中十餘年俱以《詩經評釋》授課，嘉惠學子良多。筆者蒙先生賜示當年授課用書，得見先生筆記，皆在原書之外者，或徵引其他文獻以補充，如〈召南·野有死麕〉注二：「今言春情發動。」先生旁引沈三白《浮生六記》言：「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³⁷又，〈小雅·常棣〉之「欣賞品評」引朱善說，先生旁引《大學》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善說全在此。」³⁸以及〈小雅·黃鳥〉，先生案語：「夫民之去其鄉土，離其親戚者，勢不得已也。」旁引《呂氏春秋》曰：「喻父母。《呂氏春秋·遇合》：『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告而居海上，海上之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³⁹

或自言經驗以說明，如〈鄘風·蟋蟀〉「蟋蟀在東，莫之敢指」注曰：「今北方猶戒小兒勿指虹，否則爛手或手歪。」先生旁記曰：「幼時曾偷指之，並未如此，蓋未公然指之也。虹可製造，帶學生身在虹中。」⁴⁰又如〈小雅·四牡〉「翩翩者騅」注：「騅，鶉鳩鳥，即今鴿子。」先生旁記曰：「今山東家鄉仍如此呼之。」⁴¹此等旁記加註，為先生授課時所用之補充，皆生動有趣，且富有現實意義，可見先生於教學實踐之精勤。

《詩經評釋》除了是利於課堂講授之教本外，作為民國以來《詩經》全文註解入門書籍之一家，對現今研讀《詩經》者，仍有相當具體而正確的助益，且亦廣泛被海內外之閱讀者、研究者利用。夏傳才先生即曾在一九九六年於文哲所的演講中言及：

³⁶ 同前註，頁 788。

³⁷ 同前註，頁 91。

³⁸ 同前註，頁 455。

³⁹ 同前註，頁 528。

⁴⁰ 同前註，頁 164。

⁴¹ 同前註，頁 447。

臺灣同行的研究是全方位和多層面的，其中又以《詩經》學基本問題、《詩經》學史及歷代名著評介為主要重點，而且起步早，範圍廣，成果多。如對漢今文、古文之爭的宏觀上的評述和各派代表者〔原為「著」〕的具體研究，對漢、宋之爭的梳理，都做到資料豐富，立論有據，有些研究內容在大陸還是空白（如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文幸福《詩經毛傳鄭箋辨義》、糜文開、江乾益的《齊詩》研究等等），對明代《詩經》學的研究超越了前人「明學空疏」的成說，具體評述了明人著作。詩義詮釋，既尊重舊說又不落窠臼，博採眾說擇善而從，有些說解已為大陸學人引用（朱守亮《詩經評釋》）。⁴²

以「既尊重舊說又不落窠臼，博採眾說擇善而從」二句評《詩經評釋》，實中肯綮。當然，《詩經評釋》作為一個全注《詩經》的經典註解本，因其所牽涉各種研究議題，如：文學理論、上古史、社會學、民族學與宗教學，或是古文字學等領域，若是能博採更多這些領域的說法以作為補充輔助，而並非僅有《詩經》相關文獻，其解說或可更為深廣。不過這些輔助材料的缺乏，並無損於《詩經評釋》的價值，而且這些輔助的材料或理論，甚或可能有誤用、誤解的反效果，並不必然善也。歷代《詩經》相關文獻已然多如繁星，《詩經評釋》一書能夠博觀約文，已具備很高的學術成就，這是需要予以肯定的。

綜合以上，可歸結為數點：首先，《詩經評釋》為一綜合性的《詩經》入門註解讀本，於一九八〇年代出版後被廣泛地運用。其次，《詩經評釋》體例完備，後出轉精，廣徵博引，詳實賅洽，予閱讀、研究者以堅實的解說基礎。其三，《詩經評釋》於欣賞品評部分，用力甚多，而以淺近文言呈現，既典雅莊重又情感深沉，帶領讀者逐步深入經典閱讀，並富現實意義。先生研《詩》之成果，俱見於此書，吾人實應予以重視。

四、結語

通過前文之考察，吾人已可略知先生一生刻苦勤學之經歷與治學之成果。先生

⁴² 夏傳才：〈現代詩經學的發展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6卷第4期（1996年12月），頁26-27。

在《詩經》研究上，以詮釋實踐為主，從《詩經評釋》一書，可見先生通過紮實的考證功夫，貼合詩文，得出最適當的說解，其治學之細膩謹嚴，實為學者典範。

《詩經評釋》之外，先生尚撰有多篇關於《詩經》之學術論文，內容包括詩意的申論、字詞的考辨、主題的分析，以及研讀《詩經》的方法等。此外，尚有本文未及提到，題為〈《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關《詩經》部分之比較說明〉一篇以資料整理比較為主的文章，又或是討論《詩經》句法之小文等。凡此諸多文章，俱為先生以一貫謹嚴之治學方式，與多聞闕疑，勇於提出問題，並運用新材料之學術成果。

先生晚年，尚出版回憶錄《回首來時路》與早年日記《心靈深處》二書，俱可使吾人知悉先生少時流離、苦學之歷程；亦可一窺先生向戰後第一代渡臺學人，如：屈萬里、王叔岷、高明、熊公哲等人問學，或與學友交流學問之情事。而根據車行健教授研究指出，當時臺灣的中文系與經學教育，如龔鵬程先生所言，分為兩大系統，即臺大與中研院、師大與政大；同時，林慶彰先生亦認為，從對後來臺灣經學的影響來說，以屈萬里、高明兩位先生最為重要，而屈先生和高先生即為兩大系統的領袖人物⁴³。早年兩大系統常常是壁壘分明的，朱守亮先生卻能有幸長期親炙二先生⁴⁴，在當時的學人中，實屬少見。車行健教授又言：

以熊公哲、高明和王夢鷗為骨幹的第一代學人所培育的經學人才，日後皆茁壯成了經學領域的第二代學人，不只擔任在政大繼續傳授經學的主力，而且也撐開了臺灣經學研究、教育與傳播的一大片天空。⁴⁵

朱守亮先生便是參與其中的第二代學人之一，且為綜合兩大系統，勤學砥礪、卓然自成一家者。而與其同輩交好之學者，如：王靜芝、余培林、趙制陽、李鑿、戴璉

⁴³ 見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頁 70-73。

⁴⁴ 朱守亮先生與屈萬里先生之情誼與學術承傳，從《詩經》研究中可知（見註 9）。據先生言，當時屈萬里和王叔岷先生等乃是受師大國文系主任高鴻緝先生之邀，於師大講學一年；先生方得受教於屈先生等臺大系統學者。至高明先生，本師大授業恩師，後亦為政大同事，《回首來時路》中言：「後來我寫了一部《詩經評釋》，編了一部《詩經目錄彙編》，還有甚多篇關於《詩經》各方面的論文，且在大學及研究所開詩經課，都是老師〔謹案：高明〕給我打的根基。」（頁 170-172）朱守亮先生曾很驕傲地說：「高先生為我朱家兩代證婚。」師生情誼亦可見一斑。

⁴⁵ 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頁 73。

璋、曾厚成等，在戰後臺灣早年經學的發展上，一同有著重要的承傳與創造之功。而今先生老矣，不知今之學者幾何，今人亦多不知先生，小子有幸得識先生，將先生《詩經》研究成果撰文報告，庶不負先生之教。惟所知者少，所識者淺，未盡之處甚多，則望先生與方家指正。

附錄：朱守亮先生學經歷與著作

先生曾於民國九十九年，八十六歲時，將一生之經歷製成年表，整理著作目錄，並請打字行繕打。原稿著作部分是按時間先後順序編排，現依照性質分類，並刪去大部分課堂作業、白話散文等，使之聚焦，並依照現代學術論文規範格式重新排版；學經歷之文字皆保留原來面貌，而附錄於此。最末並錄先生指導學位論文簡表。

(一) 學經歷

民國 14 年 (1925) 0 歲

出生於山東省濟寧縣。

民國 22 年 (1933) 8 歲

逃水患至龍山鎮，參加難童補習教育。

民國 23 年 (1934) 9 歲

水退返鄉，參加失學兒童補習教育。

民國 25 年 (1936) 11 歲

進入安居鎮初小二年級。

民國 26 年 (1937) 12 歲

家鄉淪入日寇手，輟學。後雖入私塾讀書，但仍保有偽組織初小名分。

民國 31 年 (1942) 17 歲

以第一名考入偽組織高小五年級。

民國 32 年 (1943) 18 歲

亦以第一名畢業。

民國 33 年 (1944) 19 歲

潛入後方，讀流亡學校，先入湯恩伯創建之魯蘇皖豫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訓分會訓導所，再轉進修班。暑假考入李仙洲創建成城中學改為國立二十二中之一分校，西遷陝西安康。

民國 36 年 (1947) 22 歲

進入高中，再西遷城固，並強占古路壩原西北大學工學院遺址上課。

民國 37 年 (1948) 23 歲

高一結束後，再北遷老君殿。

民國 38 年 (1949) 24 歲

學校因與教育部失卻聯絡，解散，進入胡宗南創建之西北幹訓團受訓。後逃離入川，至成都依附同鄉。年底頂名字隨空軍高炮部隊飛海南島轉臺灣，於十二月一日降臨嘉義機場。

民國 40 年 (1951) 26 歲

在軍中一年多，初為勤務兵，後為文書士，以同等學力，考入師院國文系。

民國 44 年 (1955) 30 歲

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進入新竹中學任教。

民國 45 年 (1956) 31 歲

任職一年後，即接受預備軍官訓練。

民國 46 年 (1957) 32 歲

預官分科教育結束後，分入海軍陸戰隊見習，與周鳳文女士訂婚。

民國 47 年 (1958) 33 歲

退伍後，仍返新竹中學，與鳳文結婚。

民國 48 年 (1959) 34 歲

考入師大國文研究所，兼課北二女。長子允執生。

民國 49 年 (1960) 35 歲

一年搬家三次。北二女用同學證件教專任，搬入宿舍住。兼中文大辭典編纂工作。

民國 50 年 (1961) 36 歲

研究所畢業，獲文學碩士。北二女改用自己姓名專任，兼任政大。長女朱萸生。

民國 51 年 (1962) 37 歲

專任政大。次子允誠生，仍兼任中文大辭典編纂工作。

民國 52 年 (1963) 38 歲

獲國科會補助，離北二女。

民國 53 年 (1964) 39 歲

三子允武生，再獲國科會補助。

民國 54 年 (1965) 40 歲

租房子搬來木柵住，升副教授，三獲國科會補助。

民國 57 年 (1968) 42 歲

升教授，五獲國科會補助。

民國 58 年 (1969) 43 歲

辭卻現職教授，讀政大中文所第一期博士班。雖六獲國科會補助，以辭卻教授職，放棄。

民國 60 年 (1971) 45 歲

因所存備寫論文積蓄，被友人倒會騙走，生活陷入絕境，退學恢復政大教授職。

民國 76 年 (1987) 62 歲

十數年來，生活安定，又多次獲國科會補助，且或兼任淡江、文化學院，深能從事學術性寫作。後為韓國成均館交換教授，次年返國。

民國 81 年 (1992) 67 歲

此數年間，仍從事學術性寫作。後政大退休，至東吳大學專任。

民國 86 年 (1997) 72 歲

此五年間，仍兼任政大。東吳大學退休後，以規定，年事過高，仍兼任授課者，須提出健康證明。不願如此做，不僅政大課停授，亦停止所有論文指導或考試。

民國 105 年 (2016) 虛歲 92 歲

雖年事已高，仍與時間競跑，未停止寫作工作。

一生窮困度日，逃亡後方，隻身來臺，顛沛流離，備極艱苦，可述者多。今僅略陳如上。雖過簡，但已出版之《回首來時路》、《心靈深處》及加緊整理書寫之旅遊偶得及詩文集、雪泥鴻爪等，應皆詳實言之。

(二) 著作

1. 學位論文：

《列子辨偽》，熊公哲教授指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61 年。後刊於《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6 期，頁 1-3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62 年 6 月。

2. 專書：

- 《詩經評釋》(全二冊),計 961 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
- 《韓非子釋評》(全四冊),計 2273 頁,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2 年 9 月。
- 《詩經論著目錄》,計 501 頁,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十三經論著目錄(二)》,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0 年 6 月
- 《論語中之四科十子》,計 379 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 年 1 月。
- 《回首來時路》,計 391 頁,臺北:知識系統出版公司,2008 年 12 月初版,2010 年 11 月二版。
- 《心靈深處——亦圃齋主人日記摘要》(全三冊),計 1263 頁,臺北:知識系統出版公司,2010 年 12 月。

3. 學術論文:

(1) 《詩經》學:

- 〈親情無極的〈蓼莪〉詩〉,《國文天地》第 4 卷第 6 期,頁 7-8,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8 年 11 月。
- 〈《詩經毛傳》婚期以秋冬為正時之商榷〉,《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69-57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 年 4 月。
- 〈讀《詩經·衛風·氓》〉,《中華學苑》第 40 期,頁 1-2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0 年 8 月。
- 〈《詩經》中有關農業事宜之探討〉,《中華學苑》第 43 期,頁 1-2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3 年 3 月。
- 〈《詩經》中有關婦女問題之探討〉,第一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石家莊:中國詩經學會,1993 年 8 月。後收入朱守亮、王更生、羅宗濤、鄔昆如等:《中國文學新論》,頁 1-25,臺北:新中國出版社,1994 年 8 月。
- 〈《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簡介〉,《第一屆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05-36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4 年 4 月。
- 〈研讀《詩經》應有認知之一——通古今之變〉,《亦圃齋經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即將出版⁴⁶。

⁴⁶ 先生自言,1994 年 5 月初,「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邀講演時之初稿,經略加整理而成。後來,請友人於《詩經》國際會議中代為宣讀」。惟此「《詩經》國際會議」究係於何時何地舉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關《詩經》部分之比較說明〉，《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9卷第3期，頁1-25，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8月。

〈高本漢《詩經注釋》解〈周南〉「干」字之再商榷〉，《第八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7-36，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997年3月。

〈讀《詩經·小雅·谷風之什·蓼莪》詩〉，詩經國際學術大會，首爾：國民大學，2000年11月⁴⁷。

(2) 《論語》與儒學：

〈《論語》問仁〉，《孔孟月刊》第4卷第5期，頁3，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66年1月。

〈用一中字去認識孔子〉，《孔孟月刊》第6卷第3期，頁1-10，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67年11月。

〈《論語》《孟子》中仁字之研究〉，《中華學苑》第12期，頁37-7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3年9月。

〈用一中字去認識中國文化〉，《孔孟學報》第35期，頁235-256，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78年4月。

〈《論語》中之子路〉，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校友論文發表會，1998年5月。後收入《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頁49-76，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

〈《論語》中之顏淵〉，《紀念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1-5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9年4月。

〈《論語》中之曾參〉，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校友論文發表會，1999年5月。後收入濟寧市地方史志主編：《曾子及其里籍》，頁82-99，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9月。又收入嘉祥曾子研究會主編：《曾子及其孝道》，頁38-51，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9月。

〈《論語》中之子貢〉，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校友論文發表會，2000年5月。

尚待查考。

⁴⁷ 此文據先生自言，為增修〈親情無極的〈蓼莪〉詩〉而成，「於2000年11月韓國國民大學與韓國《詩經》學會合辦之《詩經》國際學術大會中宣讀；後又再修正，並於2003年2月，在師大舉辦之中國經學研究會宣讀；後又有修正，於同年12月逢甲大學、中國經學研究會主辦之第二屆中國經學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 〈《論語》中之子夏〉，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校友論文發表會，2001年5月。
- 〈《論語》中之冉有〉，收入《慶祝喬衍琯教授七秩晉五嵩壽論文集》，2003年2月，未刊。又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論文發表會中宣讀，2005年5月。
- 〈《論語》中之子張〉，《第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3年12月⁴⁸。
- (3)《墨子》：
- 〈論墨子節葬短喪〉，《中國一周》第759期，頁4-5，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64年11月。
- 〈墨家命名之取義〉，《文海》第10期，頁1-1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7年2月。
- (4)《韓非子》與法家：
- 〈以荀卿性惡論觀韓非學說〉，《中華學苑》第3期，頁1-2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9年1月。
- 〈法治主義者之重農論〉，《中華學苑》第4期，頁11-3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9年7月。
- 〈法治主義者之強兵論〉，《中華學苑》第5期，頁55-7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0年1月。
- 〈法治主義者之崇法論〉，《中華學苑》第15期，頁65-11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5年3月。
- 〈法治主義者之尚術論（上）〉，《中華學苑》第16期，頁13-5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5年9月。
- 〈法治主義者之尚術論（下）〉，《中華學苑》第18期，頁57-7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6年3月。
- 〈韓非書各編之題義命名主旨及其真偽〉，《中華學苑》第36期，頁29-5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8年4月。
- 〈《韓非子》述評〉，《中華學苑》第38期，頁1-2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年4月。
- 〈《韓非子》書之讀法〉，陳百年學術討論會，後收入《政大文史哲文集》，頁189-

⁴⁸ 以上七篇命名為「《論語》中之某某」之論文，後集結為《論語中之四科十子》一書。

2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2年5月。

(5)《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與法家關係之研究〉，《中華學苑》第2期，頁1-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8年7月。

〈《呂氏春秋》中之孔子〉，《孔孟月刊》第15卷第2、3期，頁1-13，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77年11月。

〈《呂氏春秋》導讀〉，《國學導讀叢編》，頁613-638，臺北：康橋出版社，1979年4月。

〈《呂氏春秋》與先秦顯學緒論〉，《中華學苑》第35期，頁1-2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7年6月。

〈研讀《呂氏春秋》應有之認知〉，《東吳中文學報》第1期，頁53-78，臺北：東吳大學，1995年5月。

(6)其他：

〈〈蓼莪〉篇的韻腳〉，《國文天地》第4卷第9期，「解惑篇」，頁7，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2月。

〈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應作何解？〉，《國文天地》第5卷第6期，「解惑篇」，頁7，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

〈排比的唸法〉，《國文天地》第7卷第3期，「解惑篇」，頁8，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年8月。

〈塞向墜戶是否為當句對？〉，《國文天地》第7卷第4期，「解惑篇」，頁9，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年9月。

〈研讀古籍應有方法之一——考慮妄〉，《螢光》第17期，頁1-1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1967年3月。後又載《慶祝高仲華先生六秩誕辰研討會論文集》，頁1145-1162，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68年。

〈亦圃齋之所以命名〉，曹愉生教授書，1978年5月，收入《亦圃齋經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即將出版。

〈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序〉，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二）》，頁1-2，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

〈由文字窺測古時之搶婚習俗〉，《第七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集刊》，頁303-327，臺北：東吳大學，1996年4月。

〈亦圃齋主人別記〉，王靜芝教授書，1996年4月，收入《亦圃齋經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即將出版。

〈亦圃齋主人讀書誌〉，唐玉堯教授書，1996年5月，收入《亦圃齋經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即將出版。

〈談一個切身的問題——愛〉，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第八屆系所學術研討會，2006年5月。

〈朱守亮學經歷與著作〉，收入《亦圃齋經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即將出版。

此外，先生與其他專家學者如：趙制陽、歐陽炯、夏傳才等，往來之函札、字畫者，皆尚有待蒐羅整理。目前見到已出版者，有夏傳才先生與海內外學者之通信集：《詩經一瓣留餘香》（廈門：鷺江出版社，2016年），書中輯錄朱守亮先生與夏傳才先生書信四通。

（三）指導學位論文表

根據「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搜尋結果，計有十二篇先生所指導之學位論文，今製表附錄於此，以見先生之學術薪傳。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學校	年度
碩士			
趙公正	韓非子術論	政大中文	1974
鍾慧玲	皎然詩論之研究	政大中文	1975
劉遠智	陳子昂及其感遇詩之研究	政大中文	1975
鍾洪武	詩經中有關男女情感問題之探討與分析	政大中文	1976
王春謀	朱熹詩集傳「淫詩」說之研究	政大中文	1978
陳正榮	張載易學之研究	臺師大國文	1979
文鈴蘭	詩經中草木鳥獸意象表現之研究	政大中文	1975
陳全得	韓非子反儒說評析	政大中文	1991
林美蘭	魏源詩古微研究	東吳中文	1992
鄭建忠	詩經中有關戰爭與戍役詩篇之研究	東吳中文	1997
博士			
呂光華	南朝貴遊文學集團研究	政大中文	1990
文鈴蘭	姚際恆詩經通論之研究	政大中文	1993